

北方的榆树

BEIFANGDEYUSHU

任远著

当·代·名·家·散·文·丛·书



作者简介

任远，原名任振荣。1928年生于山东省章丘市。自四十年代末开始任报刊文艺编辑，并从事文学创作。主要出版有散文集《故乡情》、《山水情》、《邻里情》、诗集《唱给泰山与黄河的歌》和评论集《济南文坛漫话》。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民间文艺家协会、济南市文联和《当代小说》月刊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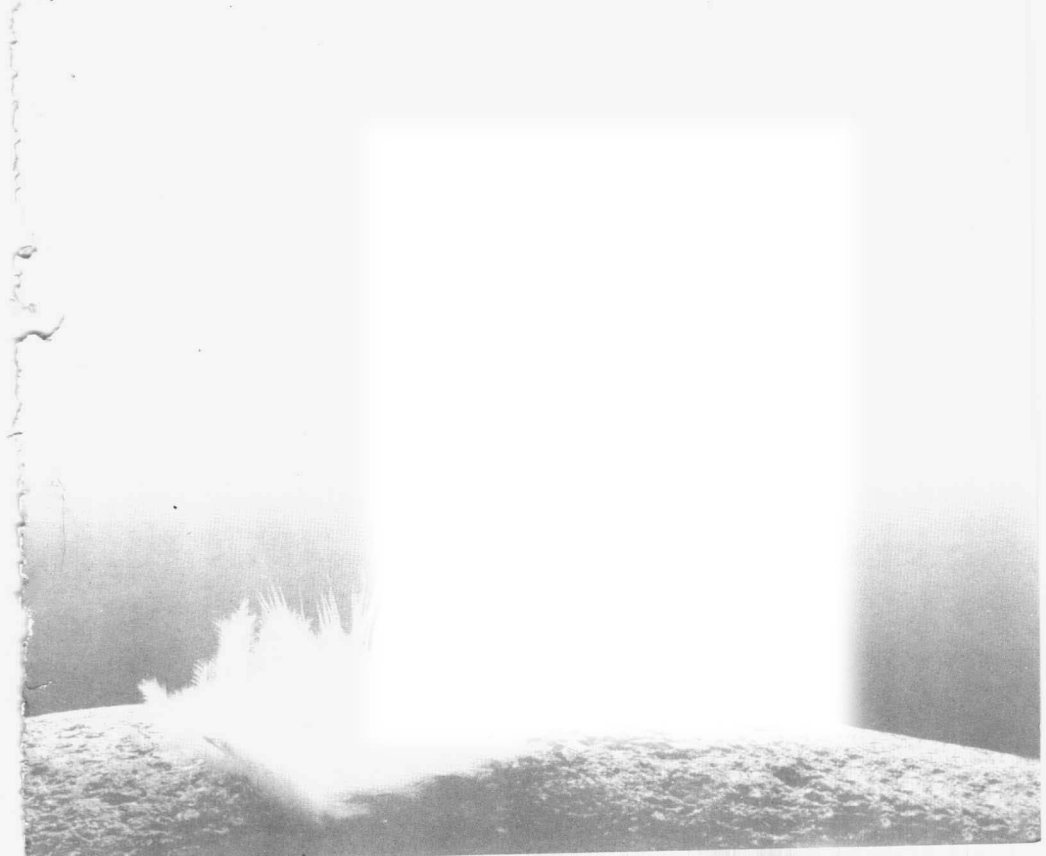
任
远
著

BEIFANG DE YU SHU

北方的榆树

当·代·名·家·散·文·丛·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的榆树/任远著.-北京:中国文联
出版社,2000.1
(当代名家散文丛书)
ISBN 7-5059-3631-X

I. 北… II. 任…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J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3965 号

书 名	北方的榆树
作 者	任远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1.375
插 页	4 页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631-X/I·2784
定 价	22.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 1 忆母亲
- 7 大嫂
- 14 淡淡墨香中的陪伴
- 16 怜子篇
- 22 牧牧的求索
- 26 我的“伙伴”
- 33 我的好朋友
- 37 日记杂忆
- 41 难忘师生情
- 46 历尽坎坷铸诗魂
- 52 赤子之歌
- 70 荒煤老在黄河口
- 74 老作家与张海迪
- 79 永远的歉疚

- 85 槐花飘香
- 92 黑陶之乡的小河
- 98 济南，我心中的城
- 102 访泉的家族
- 107 留住绿色
- 110 珍珠河
- 113 泉城纪胜
- 117 济南的四季
- 128 赏月锦绣川
- 131 母亲般的街道
- 136 自然与人文美的合金
——记千佛山
- 143 小城春秋
- 147 柳埠景色
- 154 鲁迅与“靠天吃饭”碑
- 157 诞生过巨著的小院
——访老舍在济南的故居
- 164 寻访诗人断魂处
- 169 梦魂缭绕济南城
——记著名作家李广田
- 173 吴伯箫与济南

- 177 蒲家庄的遐想
181 瞻仰中山故居
184 英雄山的诉说
191 甲午百年祭英灵
195 五三纪念碑前
200 琵琶山忧患录
209 中英街上一古树
212 中华古建巡礼
220 孔孟之乡古树情
225 欣赏泰山背影
228 桃乡行
237 海魂石
242 去“天尽头”
245 长岛小事
251 北方的榆树
257 黄山雨雾
262 新疆三章
269 在米吉提家做客
272 新疆拾趣
277 记亚欧大陆桥中国桥头堡
284 深圳侧影

- 291 花城嘉树
296 太行一景
300 密斯张·仁丹·形式主义
302 大豆、豆腐及其他
308 飞蝗、燕子和狗
313 飞蓬、爱情及其他
316 难言之情
320 抗洪中重读《流民图》
324 购《衮州府志》的联想
327 老街旧巷情悠悠
331 远亲不如近邻
337 巷浅情深
340 细微之处见精神
344 买菜的修养与学问
347 狗奶子棵
350 乡野情浓马齿菜
353 新春话苦菜

忆 母 亲

我的母亲已经 86 岁高龄。但是，她耳不聋，眼不花，健壮异常。她一天到晚总是忙这忙那，要不干点活，就坐卧不安。所以，她在不到半天的病中去世，噩耗传来，我惊愕、悲痛，面前总闪着她老人家忙碌的身影，而不相信她会离去。直到见了她从容、慈祥的遗容，才深深感到辛苦忙碌了一生的母亲，终于得到了休息。

1

—

我母亲是一位极普通的农村妇女。她一生只有姓，而始终没个大名，外祖母家姓颜，我家姓任。户口簿上就只有个按我们民族对普通妇女的古老命名法，所起的不是名字的名字：任颜氏。

母亲勤勤恳恳，一生辛劳，时刻想着别人，从不考虑自己，给了她的孩子们以极深刻的影响。我想，她的为人也许与她的人生道路不无关系吧。她生在一个并不十分富裕的农村大家庭里。在她出嫁前好几年，父母相继去世。这使她还应在双亲身边享受父母之爱的时候，就不仅失去了宝贵的爱，还代替父母承担起了照顾和抚养两个弟弟的重担，深得弟弟的敬爱。

母亲出嫁后，她是妯娌仨中最小的一个。大伯母只有一个女孩，二伯母未开怀，一个孩子都没生。母亲却是个多子女的人。她生了我们兄弟姐妹 9 人（活下来我们 5 人）。因此，在我们家就形成这样一种说法：家业将来都是你孩子的，苦应由你去吃，活应由你去干。实际上，不用妯娌们说，母亲早就是脏活累活主动干，馊饭剩饭她去吃。我是母亲活下来的大孩子，在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母亲还不到 30 岁。可是，她在我记忆中，从没有一双白白细细的女人手，而是干活磨练出来的一双钢打铁铸似的粗手。

母亲一辈子生儿育女，始终住在一间阴冷潮湿的小屋里，一年到头不见太阳。这使我小时候禁不住望着那向阳枝上的鸟巢出神。山东内陆的冬夜，滴水成冰，十分寒冷。我的弟妹又都出生在冬天。可是，母亲的屋里从没生过一次取暖的火炉。除了那盏昏暗的

小油灯，夜晚屋里没有一点火光。怕孩子冷，她经常是在做晚饭的时候，在灶膛里烧一块从山里干河中拣的瓜溜石，拿破布包住用来取暖。当然，更主要的还是靠母亲以她宽阔暖和的胸怀，去温暖自己的孩子。后来，买了粗瓷烫壶。当时，我已在本村读儒书，经先生同意，冬天我每晚从书房提一壶开水送给母亲，灌进烫壶里为弟妹取暖。冬夜雨雪天，天黑路滑，母亲总是叮咛我要小心，不要让开水烫着，不要在路上滑倒，还说我是关心弟妹的好孩子。可是，我深知比起母亲的日夜辛劳，我做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

二

我的父亲是个干了大半辈子小学教师的人。他教书，据说是认真的。在家中，他却不勤快。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天还灰蒙蒙的不大亮，母亲就早早地起来，收拾院子，烧火做饭。天明了，弟弟或妹妹醒来，在床上哭。这时，还在床上睡懒觉的父亲，用喊哥哥名字的办法，高喊正在忙碌的母亲，自己却躺在被窝里不肯动手照顾一下孩子。我从小就对父亲这种行为不满，但敢怒而不敢言。由于父亲是这样一个人，无形中增加了母亲本已十分沉重的负担。可是，我从来没听到母亲有过什么牢骚和怨言。随后，作为

一个中学生的我，有时对母亲也有过认为太温和、太顺从的想法，怨其不争，甚至向她提出意见，但她依然如故，很少有什么变化。我深深觉得：好像她到这个世界上来，天生就是应该这样，不与人争，默默地吃苦，默默地奉献，好像也从不知道休息。

当然，母亲也有过悲痛难忍，不得不放声大哭的时候，可是，就是在这时候，她仍然千方百计克制自己的感情，时刻怕别人难过，为别人着想。

记得，那是1945年的秋天，迎来了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我们全家除了与广大人民群众一样欢欣鼓舞以外，还盼望年纪不大就流亡到陕南国民党后方去上中学的哥哥，也能尽快归来。谁知，等来的却不是久别重逢，亲人团聚，而是极为不幸的消息：我哥哥在那少吃缺穿、生活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患脑膜炎无钱医治，年轻轻就不幸病逝汉中。死讯传来，母亲一时如痴似呆，悲痛至极。但她很快清醒和冷静了下来。当时，正躺在病床上的祖母，是最疼哥哥的，母亲怕她老人家知道以后，虚弱的身子经受不住这打击，极力克制自己，不流露出心中的悲痛。可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她却悄悄地躲到一个四面不靠人家的闲园子里，一个人放声地大哭了半夜。第二天，祖母怀疑地问她：“你怎么一宿就哑了嗓子？”她脸上挂着笑，说：“是昨晚在井台上洗衣服，受了点

凉，没有事。”可是，我在门外听到后，却怎么也忍不住地咬着嘴唇哭了！我真也弄不清，当时是为母亲还是为哥哥而痛哭。

三

有人说，亲人之间面临生老病死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感应。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是不太相信的。谁知，这次却有点怪。

我工作在市內，尽管距农村老家不远，却不常回去。一年回去一两次，也都是借节假日。在今年五一节前十天的一个周末，却忽然思念起母亲，便约老伴一块匆匆赶了回去，可喜的是见到母亲仍是惊人的健康。

那天回到家已近黄昏。第二天一早，母亲就起床收拾。她早饭后坐在小桌前，将我从镇上捎回去的猪肉和邻居给的韭菜洗净，又一刀刀切好。接着就合面、调馅、压皮，一忙两三个小时，竟毫无劳累之意，还不时地逗着小重孙玩。我见此情景，觉得那顿水饺特别好吃，更觉得她老人家健康长寿，再活十年八年没问题。谁知，事过十天，到4月30日清早，我正有事要外出，村上的一位堂弟一脚迈了进来，告诉我母亲忽然于夜间去世了！

我于惊疑悲痛中眼含泪水奔丧回家。路上，我只一次地问：“老人家到底是什么病？怎么这样突然？”堂弟告诉说昨天上午母亲还在大门口同人说话，中午回家做了午饭，午后觉得不舒服，便躺在床上休息。继而觉得胸闷、憋气，请大夫来打针、服药，因心力衰竭，半夜就入睡似地去世了。她临终不痛苦，没受罪，用一句老话说：“这也是修来的！”

我回到家，家中已将老人家装殓好。我虽已年近花甲，也不禁孩子般放声大哭。哭后，轻轻掀开盖在她老人家脸上的黄表纸，我一下惊疑了，惊疑得心怦怦直跳。因为，母亲轻合双眼，嘴角挂笑，平日脸上那纵横山脉似的皱纹，此时全都舒展开了，面色白里微微透黄，两颊甚至有点红润，从容慈祥，实在太秀气、太漂亮了！

啊，母亲！您的儿子可是从未见过您这样从容、漂亮过呀！因为，您一生忙碌、辛劳，直到此时此刻，我才见到您从从容容的得到休息。

大 嫂

在我家的窗前，有一株无花果。它没有美丽的花朵，有的只是灰褐的枝干和粗糙的叶子，算不上什么珍贵花木。可是，它每年总要默默地结一些甜美的果实。清晨，您趁着秋露，将那熟得裂了嘴的、紫英英的无花果摘下来，放在嘴里尝尝吧，不仅甘甜可口，还是消食健胃的良品哩！

古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却每当采摘无花果的时候，就怀着感激与崇敬的心情，加倍地怀念一位老人，一个远去的植树人。她，不是别人，就是我家的保姆，孩子们亲切地喊她娘娘，我同爱人叫她大嫂。

我们同大嫂相识，那还是在 50 年代后期，我们刚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从孩子没有问世，我们就盘算，爱人的工作单位及附近都没有哺乳室、幼儿园，只好请位保姆了。谁知，从产期未到就找，直到母子

两人从医院归来了，还没请妥。并非我们挑剔，请的几位，不是人家年纪大，嫌我们住在一座破旧的小楼上，木楼梯摇摇晃晃，上下楼不方便，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太瘦弱，怕不好喂养。还有一位事先讲明，天黑下班就得回家，可当时差不多每晚都要开会或加班，我们怎么能晚上在家看孩子呢？就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机关上有位同志给介绍来了这位大嫂。

这是一天的中午，我下班后在宿舍里。她敲门，说明是谁介绍来看小孩的，就一脚迈了进来。她40来岁的年纪，面孔微黑，有一双明亮而和善的大眼睛，衣着十分朴素。我们请她坐下，本想听听她有什么要求和条件。她没坐，看样子也没打算进行什么“谈判”，见我们正要给哭个不停的孩子换尿布，便立即来到床前，亲切而熟练地将我替了下来。当我爱人告诉她，不知为什么，孩子从昨晚就总是哭的时候，她眼里闪着爱抚的光芒，仔细听着，没说什么，可当她细心地看了看孩子的下身后，心疼而略带责备地说：“哎哟，孩子的脐带眼发炎了，怎么不快到医院看看？”我俩带孩子没经验，大嫂不说，孩子哭的原因我们还不知道哩！可我爱人身体不好，还不能出门，我下午又要开会，这可怎么办呢？

这时，大嫂见我们为难的樣子，便说：“你们要是放心，我带孩子去医院！”我们痛快地答应后，她

很快用小棉被将孩子包裹好，接过去医院用的钱，抱起孩子就出门去了。

从那，大嫂就成了我们家中的一员，一住近十年，我们一直和睦相处，从没发生什么争执。可是，这不等于没有遇到过波折和困难。

那是大嫂来后的第三年，我爱人快要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大嫂的脸面越来越瘦，一双眼睛也显得格外大了，却失去了不少昔日的光泽。我们本来是一块同桌吃饭的，可这段时间做好饭后，她总是借故让我们先吃，自己忙这忙那。等她吃饭的时候，又经常是吃不上几口就不吃了。我们几次问她是不是病了，为什么吃的这样少，她总是笑笑说：“我没有病，吃这些就饱了。”

当时，正是“低标准，瓜菜代”的困难年月，粮食奇缺。大人一根肠子挽半截，忍饥挨饿。我爱人又怀了孕，为让她吃饱一点，我当然要吃一口，省一口。谁知，大嫂明显地是在先行节约了。可三岁的孩子，还不懂这些人世的艰辛，吃不饱就哭、就闹。有一天，我因事提前一点下班回到宿舍，刚走到楼梯上，就听到孩子边哭边喊：“娘娘！你不哭，你不哭，我不要饼干了，我不要饼干了！”又听大嫂似带哽咽地说：“好孩子，不是娘娘不愿让你多吃，这多吃，晚上就……就没有了！你，没见爸爸、妈妈天天都是

吃不饱嘛！”不知怎的，我这个男子汉，忍饥挨饿没伤过心，我相信，那是国家的暂时困难，只要挺得住，情况就会好转的，但听到大嫂和孩子的话，我的眼睛却湿润了。

经过短暂的沉默，我抹去泪痕，正要向前推门，听见孩子忽然哭喊：“娘娘，你不睡觉！娘娘，你不睡觉……”我不禁“啊”了一声，觉得不好，连忙推门一看，只见大嫂坐在小凳上，怀里揽着孩子，手里拿着个纸包，脸色憔悴，双眼微闭，依在床边，昏迷了！孩子正用小手去给娘娘擦那脸上流出的清泪。我忙向前扶住她，就喊邻居大娘。等人们来后，大嫂也慢慢睁开了双眼，清醒过来了。我要送她去医院，她喝了半杯热水，坚持说没有病，过一阵就好了，怎么也不肯去。我送邻居大娘出门后，大娘悄声地告诉我：“你家大嫂不是生病，是饿晕了！”

我回到屋里，见桌上的纸包里，还包着七、八块黑饼干。啊，这就是她给孩子留下的部分晚餐。再看着锅里，我们的午饭已做好，可做饭的人却饿晕了过去。我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平时，大嫂是很少谈她的身世的。天长日久，我们亲如家人，已没有什么隔阂。她说，她是个苦命人，爹妈死得早。17岁上，她同一个青年农民结婚，两人感情挺好，没出半年“七七事变”，丈夫被韩复